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四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合渝瀘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

太子中允張顒充使

丙寅韶州言靜江軍士百餘人鼓譟城中以應外賊悉捕斬於市

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玉鞍勒馬以疾間也

癸酉遣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魏縣河隄

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遂州朱昻權知廣安軍曾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叔掠軍界昻設策擒之自餘果合渝

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昻長汲人也

壬午詔諸州流民所在計程給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

殿直傅廷翰為棣州兵馬監押欲謀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賛善大夫周渭擒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鞫之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

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饑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光範巨川未見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上素服舉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己未復密州為安化軍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應對

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劄别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閲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

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玆殿試遂為常式可法未見

丙子幸相國寺觀新修普滿塔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

癸未鎮國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實録但云以前鎮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李崇矩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崇矩自節度使責授左衛大將軍今從之然亦不知何

事也
當考

詔諸州流民復業者蠲今年蠶鹽錢復其租免三年役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融州修河卒叛殺長吏知高州范可鄆卒高潘二州民吏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租

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於是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坦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克同三傳出身右補闕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學究

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

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一人仍度有經業者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試卷定其通否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令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守信等宴射苑中

復置南義州

丁酉禁灌頂水陸道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寳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懽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閱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

亟令繕寫令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袛應翰林院事澹本傳云權直學士院今從實錄

甲辰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丙寅黎州言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

戊申詔叅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祜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

印以頒天下

先是江南饑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

主遣使修貢謝恩賜米麥前已見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

尚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

許湯悅事據十國紀年在此夏今附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

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録判官簿尉內揀選諳㑹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録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乂為眉州別駕充堂後官尋又得新成州録事叅軍任能前鄠縣令夏德崇前三原縣尉孔崇照皆授諸州上佐用之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

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解庚申

授戶部尚書致仕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閒盜官錢鉅萬及代

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剄於傳舍上

命司勲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衆右拾

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嘗用木為筏以遺

適曉獲其私書以進上將赦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

棄市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産盡得所盜官錢
上悦癸亥以曉為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
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税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之亦先
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幸玉津園觀刈麥　樞密
副使沈義倫居第甲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
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皆自啟於上前義倫
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
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

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顧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畀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乏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寃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南漢静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戊寅以璉為静海節度使除璉節度使制其略曰虔遵父命恥事偽邦則知必璉表云爾也

京城左右軍廵院典司按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

職上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禄寺丞兼左軍巡檢安豐縣令趙中衡為太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信節度使尹崇珂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塟洛陽

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閲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李譙溥去隰州邉將屢失律乃復以譙溥為隰州巡

檢使遣民喜譙溥之至相率迎於路癸巳譙溥言領兵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譙溥再為隰州乃開寶五年四月也今并列于此九國志世家云明年王師侵嵐石州拔我七寨即此　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疋帛折稅並準市價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户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為尚書郎頗屑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宰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驤不

能堪出怨言與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為文訕謗朝廷與
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
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
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
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
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
託有鄰市白金半鋌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胡將
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應

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引試録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侁為偉造偽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皆宰相庇之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為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

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隣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録在七月乙亥今并書之

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　賜容州民今年租　廢隴州復春州

丁未復尋州賓州

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

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
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
戌復詔薛居正吕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
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
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寒
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契丹十餘年間不敢擾邉民皆賴
之及卒上甚嘆惜即録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河決鄆
州楊劉口又決懐州獲嘉縣　詔潭州鄉兵二千人郴

州三百人並復其家一年死事者二年此必在行營也但本紀不詳耳

當考

是夏卭部川都鬼主歸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語言相失勿兒率兵侵掠卭部川堡壁多所殺傷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守封疆勿相犯蹤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

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為司冦參軍　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遠閑廐使楊重美使交州（昭遠重美未見）

廣南諸州民輸税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十

辛酉幸都亭驛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為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戸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榷酤主吏武希璉等三

十餘萬通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産不能償餒死者數人搒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通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為民坐知濠州日不法為人所訴鞫得其實故也

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乙酉勿令復征

丁亥幸玉津園觀稼

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右補闕蘇德祥奪兩任官坐令門人執私劵乘馬過淮德祥禹珪子也禹珪初見天福十二年　泗洲軍事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為人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已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其人為其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

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
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
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
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
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
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
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於

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當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如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閤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雨中作樂據丁謂談録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

何年普行狀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

己酉幸新水磑宴射苑中

是月流内銓上言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判衡克梁益下交廣闗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實録不書會要乃稱復四時選在九年八月蓋字誤也

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鄂

免官四門博士解損除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讓能所訟故也

嶺南羣盜未息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都廵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隅悉平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吕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

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案宋史作封晉王兼侍中）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

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侯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以命義

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

丁丑令諸州不得占流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　詔西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平見乾祐元年）最見親

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鍊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髪裸袒而祭人莫能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塚中多寶斂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僊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為别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

此生發得幾塚其怪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幷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民闢曠土以種桑麻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

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敎誡之
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旣不能彊又不能弱
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
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又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
主以為狂悉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
陳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
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

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惛惛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已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謗訕殆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始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

從饒州平亦縊死獄中佑所上書史臣並改陛下爲殿下今從九國志本文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蓋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𠰌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爲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别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

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

散地

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簿

鼓吹陪塟安陵

丁酉除名人雷德讓爲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覺

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爲宦官所譖上怒立召仁朗

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汚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榷易使本傳言止免仁朗官於是起為榷易使今從實録蓋未嘗免官

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甲子武寧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

年有惠政民請留璽上不許

丁夘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無或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

少府監致仕盧億億河陽人初見開運元年有高識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勲也而小子毁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子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來貢馬

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

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闕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勑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重定循資格實錄在七月己未今從本志繫之歲末

北漢成德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顒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數上表求

罷不許是歲繼顒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殿前都虞候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鄭進前嵐州刺史張昭敏遼州刺史衛儔都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與宣徽使馬峰不協峰怒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詬峰於朝北漢主怒翌日送

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敏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性廉直權勢請託不行多仇少與旋出知嵐州俄召還勒歸私第以出怨言縊殺之儔數從征伐專掌吐渾軍閣人衛德貴嫉其功使出為遼州吐渾數千人遮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儔少長蕃部不樂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隱惜儔忠勇為嬖侍所誣憤惋形於辭色德貴閹而惡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張昭敏為禮部

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志又
云昭敏與郭無為議事不協繼元立出知嵐州按趙文
度以嵐州降時繼元立才踰年也文度先在嵐州昭敏
安得復出然則昭敏出知嵐州當在文度來降後文度
來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豈容復出昭敏乎昭
敏之出固當是别與嬖倖者不協耳今云多仇必與不
書與郭無為不協庶無牴牾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鄭
進張昭敏衛儔李隱等五人事皆據九國志本傳獨張
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專在
一年既無可排尋故從本志並繫之年末其月日都不
可志
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遣使發廩賑揚楚等州饑民

戊寅幸元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屨遂幸新水磑還宴射苑中

燕國長公主之喪上哀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

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絶正更雖陛下友愛

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

從之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上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

白於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

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州在六年

六月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甲申上從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强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黄門令齎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

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

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内外馬步軍副都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廷每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汝頗能折之否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乃移床西向為賓主禮廣復命氣驕甚將希寵賞上曰汝盖倚朝廷威勢不然則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此事不知的是何時談苑稱廣時作都頭按六年九

月壬申廣始自鄜頭還環衛今因史珪事附見

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邉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猇勇如虎也癸巳以榷易使宋史職官志有榷場使此作榷易使易字疑誤田仁朗權知慶州時西戎乘隙擾邉仁朗既至部麾下擊之短兵相接前鋒稍却仁朗斬指麾使二人於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殺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邉境寧肅璽書褒美

先是知博州呂鶚知蘄州秦亶皆坐盜鹽麴額外錢決杖除名庾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寘於法募告者賞錢萬

癸卯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　詔學究舉人所習詩書并易為一科及第選叙與三禮三傳同例

乙巳太子中舍胡德沖棄市坐通判延州隱沒官錢一百八十萬為録事參軍段從草所發故也從草尋改左

贊善大夫權知海州從革未見

三月詔權停貢舉

乙丑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丙戌追贈昭憲皇太后曽祖藴太保祖琬太傅父乂太師妣皆封衛燕國太夫人

癸卯殿中侍御史劉光輔坐知楚州日受賂除籍為民

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黄中檢視廣南民田黄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李從善之入貢也度支判官殿中侍御史李瑩實為接伴瑩私受從善之賂人或告之五月戊申朔瑩坐責為右贊善大夫分其賂賜鹽鐵判官劉兼户部判官辛仲甫各十萬錢兼未見

甲寅以密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為章丘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弟子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為州將所屠得一脫身免訴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家布衣疏食不復仕進於是應詔來京師策

試中選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廵茶蟠乗羸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

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京師民有市官物或不當價者馬軍都軍頭史珪密遣人伺之告其誣罔徃徃坐誅列肆為之晝閉上既聞其事乙丑降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盖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盡繩以法也且先甲之令未始申嚴苟陷人於

刑辟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損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所言上愈不用矣

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是月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江南國主天性孝友初李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奪宗之謀及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與諸弟扈從因懷非望

就宰相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以聞國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既被留國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昭符有傳不著里邑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直木未見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兖州僚佐悉推恩尋又封從善母凌氏為吳國太夫人十一月庚辰始封凌氏今并書之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

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陸昭符入貢月日實録本紀並不載江表志云從善除兗帥昭符入謝上語及張洎昭符遂留按昭符本傳開寶七年復入貢則除從善為兗帥時未嘗留也除兗帥在二年閏二月江表志必誤今因李煜奉手疏求從善歸國附見其事其後煜遣徐鉉入貢手書云陸昭符既未回下國在骨肉則亦難具陳疑昭符入貢亦必以求從善歸國故也當考

戊子詔倉部郎中知制誥張澹權點檢三司公事依舊翰林院宿直澹初出居郎署頗怏怏晚節附會盧多遜始獲進用不踰旬遽卒上聞其無子甚憫之命中使護

喪壄洛陽

河中府及絳州民饑丙申詔發河中軍儲三萬石以賑之

乙巳減京城麴價斤止百錢

秋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南丹州蠻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接丙辰酋帥莫洪䁪自稱節度使遣牙校陳紹規奉表修貢求內屬　川峽鹽承偽制官鬻之於是詔斤減十錢以惠遠民　盧

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荅迥歸上始決意伐之梁迥以此歲夏出使不知果何日也今附此

初江南人樊若氷柴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

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氷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氷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氷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若氷傳云若氷以開寶三年上書會要亦云三年十一月大定録乃云在六年十一月登科記云七年不貢舉賜上書人樊若氷及第疑若氷以去年冬來歸今年冬授官大定録與登科記皆得其實也今并書于此

已巳彰德節度使贈侍中韓重贇卒遣中使護喪事重

贇好釋氏在相州凡六七年日課部民採西山木造佛寺未嘗暫息人皆苦之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知興元府私收渡錢數十萬并强置女口庚午棄市

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重榮琮未見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黄夷簡入貢上謂

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
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
儲偫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贄謂之曰朕數
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
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
文贄遂遣文贄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
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

師期承佑俶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國志載錢文贄至自京師在開寶四年國史并黃夷簡入貢皆載於五年之後九國志恐失之太早然國史月日都不可考今且因孫佑來朝先著之十國紀年亦於開寶五年載夷簡入貢當考）

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庫人錢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琅琊正懿王王審琦卒初審琦㬥得疾失音上親臨問錫賚鉅萬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賻贈並加等焉

戊戌殿中丞趙尚除名坐知漢州日擅稅竹木也

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

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

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

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

知政事盧多遜同門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

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内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葢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

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稷言不欺已使還當在此月後今并言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歩軍都虞侯清池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荆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事仲宣青州人也

冬十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

丙戌復幸迎春苑登汴堤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

任馬邵氏見聞録云趙普實薦曹彬按此時普已罷相出鎮矣恐邵氏誤今不取　紀事本末太祖初命曹武恵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宴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盡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宴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令使果犯而發封見而為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思戒兩得故雖彬等無不折服

壬辰曹彬等發荊南赴金陵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

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儆前鋒且監其軍

已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

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

守將戈彦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守濬未見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銅陵在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

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
文宗實録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
密直學士輪修日厯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
雖有内廷日厯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
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縁宰相以漏泄為虞無
因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
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册者並委宰臣及參
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録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

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江南置軍於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潭州歲貢新茶斤斤重厚頗異他歲有司請別定其價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癸亥詔潭州依舊捲模制造毋輒增改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

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擒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驅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

十一月乙亥朔潭州兵入江南界攻萍鄉為其制置使劉茂忠所敗國主即授茂忠袁州刺史茂忠安福人也

通判鹽戶納鹽舊以布帛茶米等折償其直庚辰詔給以錢

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

甲申省劔南道諸縣主簿　詔免蒲陝晉絳同解等六州逋租陝西諸州蠲其半　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移采石浮梁及新林寨之捉據實録皆以二十日奏到度其事勢當在初十或十一二間奏既無的日因附見于此獨取）

新林寨之捷仍以奏到日書之亦疑也　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見顯德三年真未見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遺書其畧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

一旦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恕奏以二十二日到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林寨案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新竹寨下同獲戰艦三十艘新林寨之捷與樊采石浮橋同以二十日到度其事勢當是初十或十一二間也今從實録所書不復改移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權知雄州内園使孫全興其畧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

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上命全興答書并修好焉全興未見

壬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遂敗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歳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杜真之敗據江南野録王師猶在當塗國史不記其處實録本紀並不書不知即新林寨之捷否新林所獲又水軍恐非杜真所將也今依野録附見十二月

右補闕馮翊楊克讓先自西川轉運副使代歸奏事稱意上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左司員外郎權判吏部流內銓侯陟性險詖覘知之因對上問識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遊甚久其為人有才智誠佳士不易得也比聞其杜門謝絶賓客多市白金作飲器厚自奉且言陛下將用之臣私切恠焉上怒意遂中輟丙午命克讓權知昇州行府事　以光祿寺丞崔宏太僕寺丞徐元少府監丞張玘分領三司孔目官事見判官如吏人之禮

踰年罷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甯光作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光作以此月初三日捷初八日奏到

己未護國節度使贈侍中陳思讓卒遣中使護喪事録其子欽祚為尚食副使思讓累歷方面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禄悉以飯僧衆號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

於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明年正月一日奏到

北漢主搜其軍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為兵盡括民馬遣代州刺史蔚進來寇平陽權知晉州武守琦率衆禦之庚午與進遇於洪洞縣界擊敗北漢兵五千餘人明年正月初四日奏到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常州北境上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到

是歲始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黜陟令中書依朝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此事據會要閏十月事今附此當考以前何獨不降敕進班簿

北漢主改元廣運天會凡十八年始改廣運或云十三年即改葢誤今從資治通鑑考異以劉繼顒神道碑為正

契丹將通好于我遣使諭北漢主以强弱勢異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此據十國紀年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六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氷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面授方畧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

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廵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十九日奏到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十九日奏到十國紀年李雄作張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此但依實録據奏到日書之其捉時當在去年年末或今年初拔樊山寨以前也

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

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丙戌樊若氷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侁樸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

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潘美秦淮之捷當在正月而實錄與本紀載二月末亦不得其日蓋因曹彬傳所載二月次秦淮故也彬及美傳載拔水寨在捷于秦淮之後然拔水寨實錄具載其日乃正月十七日也據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于後彬傳稱既捷於秦淮浮梁始成按美先率所部涉水則秦淮蓋不設浮梁浮梁當在采石磯也美傳又於

泰淮既捷之後始言采石浮梁成事愈顛倒然亦可見泰淮未嘗設浮梁而鄭賓等泝流實欲奪采石浮梁耳今畧加刪潤更俟考求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荊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是月北漢主命劉繼業馬峰攻晋州武守琦敗之洪洞此據十國紀年

二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衆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曦太原人也十六日奏到朱洞未見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

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十七日奏到

乙卯抜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内城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十九日奏到

初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州朝廷方欲經畧江南命思恭兼縁江巡檢出則委通判以州務而思恭常挈印及鼔角金鉦等自隨驛書自京師至者輙令齋詣其所事多稽緩通判右賛善大夫李嵩不能堪遂相與告訐

付有司鞫之思恭詞不直丁巳責思恭為太常少卿若

為大理寺丞

壬戌賜吳越王俶軍衣五萬副俾分給其行營將士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衆於宣化

鎮

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

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扈周

翰秘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
因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
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
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内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
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説試
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汾州人也
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

盜賊羣起嗣宗乗間極言其失冲大怒縶嗣宗於獄又教民之無賴而甞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按劾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記聞云冲令嗣宗對勾即捨之與此不同當考以手搏得狀元事載舉神放事時

是月江南知貢舉戸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于是歲凡十七牓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此據十國紀年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李煜識不知務者故特書之

三月戊寅召近臣宴射苑中

壬午太子洗馬周仁俊責授平凉縣令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故也

乙酉幸造船務

丁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千餘級

上性寛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按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盖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寳
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己丑有司言自
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
癸巳命近臣祈雨於在京祠廟
乙未太子中舍郭粲除名坐監萊蕪監受冶官景節私
賂也
己亥權知潞州藥繼能領兵入北漢界夜攻鷹澗堡拔

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匹

契丹遣使克卜茂固舒蘇奉書來聘詒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是日召見及其從崇信未見者十二人賜衣帶器幣各有差宴於長春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令其從者拉古爾綽和爾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敵彊盛蓋由中原衰弱遂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景慕而至乃時運使然非凉德能致先是

涿州遺孫全興書云遣使克卜茂固舒蘓至是發書但云克舒蘓或云克其官號也又曰其姓氏也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詔比者民輸租其紬絹不成疋者率三户至五户合成疋以送官頗為煩擾自今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計丈尺輸其直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乙巳幸東水磑　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據十國紀年此乃三月事既無的日因奏到書之）

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　吴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誠距守大將金成禮刼萬誠以城降吴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虎子未見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千餘人秦淮北實録不載其發奏之日奏以二十日到因書之本紀又言克昇州關城盖誤也克關城乃二月十二日矣

戊辰幸玉津園觀種稻遂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廣州言竊盜贓滿五貫至死者準詔當奏裁嶺表遐遠覆按稽滯請不俟報決之上惻然曰海隅之俗習性貪冒穿窬攘竊乃其常也庚午詔廣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者止決杖黥面配役十貫者棄市　辛酉水磑

是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

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俶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同平章事寧遠節度使惟治為奉國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　初兵部郎中董樞知桂陽監罷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罷太子洗馬趙瑜代之稱疾去以著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未幾奏璘在官累月得羨銀數十

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計樞與璘所隱沒多矣詔御史府鞫之獄具有司言法皆當死上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摘耳璘與樞並棄市瑜決杖流海島以侃為屯田員外郎張侃未見

庚辰以解州刺史王政忠權知晉州兼兵馬鈐轄政忠未見疑政忠實代武守琦者欲推尋守琦事跡姑書此以待考詳世言太祖義社十兄弟政忠蓋其一人也并當檢討

辛巳以久雨命近臣祈晴於在京祠廟　改雄遠軍為

平南軍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緣江諸寨皆降 幸

新修染院

梅山峒蠻聞江表用兵乘閒寇潭邵州乙酉詔潭州長

沙等七縣民為蠻賊擄劫者蠲去年逋租仍給復一年

尋詔邵州武岡等七縣亦如之上初遣供奉官李繼隆

以進武三百人戍邵州止給刀楯至潭州州之南蠻數

千遮截其道繼隆力戰蠻乃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兵傷

者百餘或告上以繼隆輕敵可罪者已而具得其實上始器馬繼隆處耘之子也

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巳亥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空無繫囚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村　詔商人以生藥度嶺者免筭

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筭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

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
高談不䘏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檽等皆莫得通師薄
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
揮使皇甫繼勲若暉之子也暉初見乾祐六年年尚少國主委
以兵柄繼勲素貴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
不敢發每與衆言輙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
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勲從子紹傑以繼勲
故亦為廵檢使親近繼勲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

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勲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勲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紿傑殺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勲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十

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絶其為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

克貞再用子也再用初見乾寧二年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約録事參軍馬休棄市並坐受

賕不法也

辛亥澶州言河決頓丘縣界

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塋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是豈有符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

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没

己巳賜秘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先募民告官吏隱欺額外課利者賞以錢而告者或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訴訟紛然益為煩擾癸酉詔罷之

丙子開封府又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詔諸州所上案牘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斷以聞諸道廵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考訊即送所屬州府

丁丑廬州無為鎮巡檢杜光俊言敗宣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庚辰遣西上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于契丹端餘慶之弟也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

攻以待之

癸未西大東印土王子讓濟什喇卜來朝貢此據新錄當考

先是詔吳越王俶歸其國俶以兵屬其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遣使入貢謝恩

髙州刺史田景遷卒其子牙内都指揮使彦伊來告己丑即命彦伊襲其父為刺史

癸巳皇子德芳出閤

己亥山後兩林鬼主懷化將軍勿兒等六十餘人來貢

方物以勿兒為歸德將軍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為部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屈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

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吏部流內銓或云乙發詔罷兵因陟言始命追還蓋誤也時方有此議耳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為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保緒繼沖從父也　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脫身來降以公霸為和州刺史

乙卯幸東水磑觀漁遂幸北園

辛酉詔停今年貢舉
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覇德弓箭庫使雅勒呼通事左監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上皆厚賜之因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　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十七人來貢馬及丹砂　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洪信卒洪信無他才術徒以漢外戚致位將相好聚歛積財鉅萬而

尤吝嗇當時節鎮皆廣募親兵惟洪信所畜殊寡少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是月以南頓縣令楊可法為鄭州防禦推官權知軍州事此據會要

九月壬申上獵于近郊逐兎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過也自是遂不復獵矣此月壬申出獵自是遂不復出獵因附見此事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澄見澄未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别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鄉背乃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為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

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卻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為絳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

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其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為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

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

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為樂或勸赴難

皆不答

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利害為其

弟惟吉所告故也

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逃亡

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為變又盡殺之庚寅彬

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

丁酉以相州録事參軍河南錢文敏為右賛善大夫權知瀘州先是藩鎮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昭德時頗仍舊弊文敏不與重贇怒召文敏廷責之文敏詞不屈重贇既死上始聞其事嘉文敏有守故擢用焉且召見便殿謂文敏曰瀘州近蠻尤宜綏撫知州郭重遷掊歛不法恃其僻遠謂朝廷不知爾至即為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因厚賜遣行重遷竟坐棄市文敏在州有政迹吏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聽再任

是月始發和州三縣丁夫鑿横江河以通糧道從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也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按實録李從鎰以八月十二日還其國使入貢求緩兵不知初發江南是何時用十月一日到京師則當是九月半以後也九月半以後從鎰無緣不在江南矣而煜傳載煜手書附周惟簡奏上者其辭有云在京二弟恤養優豐據此則似從鎰與從善俱未嘗還也從鎰既還而

此書亦無一言及之不知何故或者李𥙷歸朝煜已具謝此特追感從鎰未還時并蒙恤養故耶然李𥙷再使江南其歸也煜亦當有以復命而史絶不記蓋䟽畧矣今且參考諸書畧加修潤更俟詳之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畧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

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内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為奏目令惟簡乘閒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

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

按實録徐鉉周惟簡凡兩至京師五代史及談苑太祖對鉉辭有不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苑所載附之後見時上初荅惟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後遂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後乃直加威怒其事勢或當然

也更須考詳

辛亥詔諸道州府下屬邑令佐令佐下鄉里耆艾察民有孝悌力田竒才異行或文武才幹堪備任用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傳送赴闕

乙夘遣使檢視京畿逃民

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不知所遣何人當考 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勲同修洛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實録本紀皆云遣內班都知叚仁誨其後推恩則王

仁珪李仁祚也不知何故今從曾要及焦繼勲傳仁珪仁祚俱未見

戊午改潤州鎮海軍為鎮江軍

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

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拒鬬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侯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擒令贇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録又云虎踏洲未知孰是今從本紀及劉遇傳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設詐以俾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

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上自染院移幸晉王北園賜從臣飲極懽而罷

十一月己巳朔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詔以方書本草給之邕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知州侯仁寶奏其事詔盡令伐去仁寶益之子也舊録以己巳為十月晦今從新録及本紀

先是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貢馬賀潤州平馬皆老病有

司劾奏永德上表待罪庚午詔釋不問永德聞王師南伐出家財作戰船數十艘運糧數萬斛自順陽緣漢水而下州豪高進者舉族凶暴前後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據險固置十餘砦將圖不軌上遣使察之使者詰進置砦之所進辭窮乃曰張侍中誅吾宗黨殆盡欲中傷之以報私怨爾實未嘗置砦也使者還白上上曰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也即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其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永德

舊喜與方士遊家貲為之罄乏上故以道人目焉永德傳云進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岩之所既無有翰即以告者付永德按傳載此事與王師討金陵相連曹翰時實將先鋒安得至唐鄉問也且方察其岩之有無安用便領騎兵不亦張皇生事乎且不應即以告者付永德恐傳必誤今輒刪改之更須考詳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許多言江

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强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是日幸綾錦院召從臣宴射苑中

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將作監丞張邈知院事尋罷之　契丹雲州節度使當考其名氏遣人致書瀛州顧與防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書來上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

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是日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

度副文度未見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絶兵又數敗城中

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

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

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

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

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

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鬭李煜一門切無加害呂祖謙宋朝大事記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庖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

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槖裝入止宫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問請以臣為辭國主曰運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

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國史張洎傳言洎約陳喬同升閣喬自縊洎視喬氣絶乃下而談苑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盖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絶乃下閣乎談苑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為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同升閣者繆甚矣今參酌修潤庶免抵牾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耳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彬整軍成列至其宫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宫中自言若社稷失守

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宫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黄金分賜近臣獨右内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

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紀事本末振乏絶恤鰥寡仁師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悦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新隆興寺成凡五百六十三區丙申車駕臨視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

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李繼隆善馳驛日四五百里自江南兵起數往來嘗部送偽將赴闕至項縣會其疾斬首以獻上嘉之又從李符督荆湖漕運與江南人鬬流矢中額所冠冑堅厚得不傷上察其材且念其父故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使臣内侍凡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顧行

繼隆獨請赴闕上見其來知城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半途遇大風天地晦冥此城破之兆也揵書明日當至矣於是上召繼隆曰正如汝所料

庚子上臨惠民河觀軍人築堰

辛丑赦江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為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件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俘

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疋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壠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丁未以楊克讓權知昇州尋兼水陸計度轉運事明年二月始兼漕事今并書之

戊申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酉幸龍興寺

辛亥賜京畿諸縣民今年秋租十之三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戸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祜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内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祜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爲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祜助已祜不聽謂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説有隙爲融所譖而出説復集賢融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悦癸亥祜坐陟事黜爲鎮國行軍司馬司馬日記云祜坐以百口保大明節度使符彥卿非跋扈逆上

意故貶盖誤也開寳二年彦卿已徙鳳翔祐貶時彦卿死矣

甲子契丹遣右衛大將軍耶律烏鎮禮賔使蕭呼嚕固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來賀明年正旦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

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令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

攝　詔有司重詳定推狀條様頒于天下凡三十三條

御史臺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或命官鞫獄即録一本付

之州府軍監長吏及州院司寇院悉大字揭於板置聽

事之壁本志云二事皆在八月令幷繫之歲末　泰州戎人大石小石族

寇土門畧居民知州張柄擊走之張柄未見　周廣順中黠

秦州稅户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遇征役官給口糧有馬給芻菽是歲發渭州平源潘原二縣民治城壕既畢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戍鎮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馮蓋因廣順之制也此據兩朝兵制